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村庄疾病史

张绍民◎著



村庄疾病史

张绍民◎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疾病史 / 张绍民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11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 - 7 - 5104 - 1311 - 7

I. ①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021 号

村庄疾病史

策 划:亚伯拉罕·蝼冢

作 者:张绍民

责任编辑:李红兴

封面设计: 零工作室

版式设计: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张:9.875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4 - 1311 - 7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 录

忧郁病	1
硬皮	7
空调病	10
糖尿病	14
咳嗽	17
糖尿病(二)	21
月经不调	29
疔	32
胎位异常	34
中毒	42
淋病	46
产后病	52
心病	58
烫伤烧伤	71
牙痛	79
中风	86
蛔虫病	91
破伤风	95
高血压	98
腰痛	102
哮喘	112
黄疸	118

相思病	125
瘫痪	132
肺结核	141
贫血	149
红眼病	161
酒精依赖症	172
儿童多动症	177
癌症	179
梦游	182
神经病	188
尿结石	198
狂犬病	201
骨折	205
麻疹	212
头痛	215
疥疮	218
缺子	225
心脏病	229
风湿	239
盲	242
中耳炎	252
虚构的病	265
中暑	268
脑膜炎	273
隐痛	282
低钾·软骨病	287
 没有本草纲目的村庄	 301
难以仰望的村庄	304

忧郁病

忧郁为一种病，一种心态上的病。志玉在村子里小住一个月的时候，他觉知了小丽有着沉重的忧郁。小丽愿意与在村子里小住的志玉谈心聊天。志玉在村庄的墓地里散步，他听着风吹墓地树叶草叶的声音，心情很宁静。他抬起头看看树叶，树叶以舞蹈的形式翻着一副牌。一副牌在跳舞呢。世界只有一副牌，只不过在不断地跳舞洗牌而已。小丽知道能在墓地找到他。真的在那里找到了他。一开始，她对志玉说：你在这里玩。志玉“嗯”了一声算作回答。小丽然后说：我想与你说说话。志玉对她说：小丽，在村庄里，你家是有钱人家，何况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与父亲齐天师公吵过架，你愿意与我说话？小丽说：你与村里其他人不一样了，你的身上有许多别人没有的聪明，你可以做到把一条弯路修直，我为什么不愿意与你说话呢？你现在比其他人都好，讲究做人，追求一种光，我觉得很好。志玉说：小丽，你是一个好女人，可你有巨大的忧郁。志玉看她的目光就知道了。

小丽是刘驰的老婆，可刘驰嫌她土气，她没有达标，标到如花似玉那个地步，年纪已到了大龄女人的行列。她被自己的男人认为没有兴奋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黄脸婆。黄脸婆在刘驰心中就等于一个次品，甚至次品在朝危险品的方

向发展，问题嘛，有点严重，老公在外面发财，从不带小丽走，而是在外头拈花惹草，包一个二奶，或者带一个鸡满城快乐地乱跑。他只对野老婆感兴趣，喜欢与鸡比翼双飞，与鸡比翼双飞时，高兴得全身发抖，他两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就处于疯狂状态，越疯狂越得意，越得意越自我感觉良好，像骑白云为马，快乐如仙，因此坚定不移地喜欢与别人的女人做露水夫妻。露水夫妻的生命力反而比结发夫妻的生命力更强。露水夫妻像闪电干活一样大喊大叫充满了短暂性的快乐。

小丽并不因为这个伤心忧郁，她在为村庄忧郁着，她向志玉倾吐——村子里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多女孩子都到外面混世界（做鸡）去了，村子里好多田地人们都不愿种了，人们嫌弃土地而宁愿到外头吃苦耐劳。那种积极主动去做鸡而没有受刘伍草一类的可恶鸡头逼着去做鸡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好像去做鸡是她们成长中的觉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自己做鸡属于一件时尚的事情。

她还为自己的孩子忧郁，自己的孩子还只有三岁，她想到的是孩子慢慢长大，其实又是长大得很快，孩子在不健康的心灵环境里长大，那将是什么样子？

一个村妇有这些高尚的担忧，不是不合情理，而是合情理。

志玉与她聊了好多次天，每次聊天都那么安静。聊天可以治病，使人心灵轻松，语言是一种药。

她脸上的忧郁渐渐地浅了，浅成一条小溪。而笑深了，深成满脸大海。微笑的大海铺在她脸上。这笑由志玉送给她。小丽对他说：你把好东西送给了我，你可以称得上一个心灵上的雷锋。志玉对她说：你对着我笑，就把你的好东西送给我了。

在与小丽打交道时，志玉时刻惦记着自己的音乐。小丽对他说过一句有触动力的话——那是小丽见到夏医生在村子里行走的背影时脱口而出的，她说——村子里有许多人生过病，没有生过病的人只占极少数。志玉说：是啊，疾病把人当猴耍，人还要对它点头哈腰，客气得不得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没有离开过夏医生，夏医生多年以来都在与疾病打交道呢，好医生都与医病心心相印，差医生与疾病苦大仇深，一副要干掉疾病的样子，充满了战斗精神。小丽说：可他不一定对所有的疾病都了解。志玉听了她的话在心中自言自语：医生所认识的疾病都有限，正如一个人在一生中所认识的人有限一样。志玉被她的话触动，心中突现一个灵感，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收集村里几代人所得过的种种疾病，组成一部《村庄疾病史》的材料，然后以音乐的形式来描述“村庄疾病史”，描述村庄疾病的方方面面，每一种疾病都在人体上，疾病的故事能讲出村庄里人的故事，种种疾病就构成了村庄。以音乐来表达疾病，表现种种疾病，音乐界还从没有搞过呢，搞出来肯定能出好作品。如果音乐对疾病的理解够深，连医生听了都可以更好地明白疾病，那该多好。志玉明白音乐有诗性，音乐只能充当诗的一个细胞而已。一部庞大的音乐作品《村庄疾病史》，就意味着一部庞大的用音乐建筑出来的小说。耳朵把这小说读进去就读出了许多内容。想到这些，志玉心中豁然开朗，为自己的悟性感到高兴，在心中连声赞美自己：好，好，好……

于是他去找夏医生，夏医生对他说：志玉，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你是村里我认定的秀才，我想请你帮我整理一些疾病临床经验，我说，你帮我记录下来，我想把我治病的技术传给儿子、孙子，我有一个儿子不愿意学医，那就等孙子大一点再学。志玉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告诉了夏医生。夏

医生说：那好呀，真是一举两得。他们两个人真是不谋而合，一拍即合。这对于志玉来说有一个优秀的开头。

在一段时间里，志玉只要回到村庄，从外面漂泊归来，他必到夏医生那里。通过两个人的交流，夏医生明白了志玉，他是一个想擦干净一块心理玻璃的孩子，并想在玻璃上用思维画出世界的图像，他边打扫玻璃上的灰尘，边画图呢。而志玉，则对一个村庄的医生充满了敬意。

冬天的村庄，村里人烤火赶走身上的寒气，真所谓天冷火不冷。回到故乡过年的志玉（候鸟一样回来，村里其他外出谋生的人也一样，回来过年），到夏医生家里去坐坐——离过年的日子还有许多天，两个人聊了与过年无关的话题。他们说话的中心自然离不开疾病。

疾病一定发生在身体上。志玉以他音乐的思维想到——一种疾病仿佛一架飞机离开机场一样离开人体，向外面的世界去飞。两种疾病可以来自不同的身体，离开身体后彼此握手（飞机可以变为变形金刚）。疾病有变形的能力。

疾病把人的身体变形。夏医生常常讲：古代从医拜师者，师傅要送弟子两件礼物，一把伞，一个灯笼，表示郎中的职责为不管刮风下雨晴天雨天（伞），白天黑夜（灯笼）都要为求医者解决疾病。

志玉再一次外出谋生，他与小丽、夏医生告了别。小丽对他说：真的感谢你，你与我交谈多次，我的心情好得很快。志玉在心中对自己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药啊——

志玉无论在哪里生活，他的心中都在琢磨村子里的疾病。

志玉在与刘驰的老婆小丽成为一种心灵上的至交以前，小丽有她自己的许多人生活活动。小丽，还只是刘驰的准老婆，还没有正式过门之前，刘驰豪情万丈兴致勃勃主动地让她过上了性生活，她有了身孕，刘驰没有让她身上第一个为自己

怀的骨肉生下来，而是让她去了卫生院堕胎。他一声令下，堕胎改变了一个可能有人世一生的胎儿，让它过早地结束了行程奔上另一条路。它在没有被拿掉之前，在小丽的身上，有许多奇异的生活（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活意义），它在小丽的身上，听到了小丽在生活中所说出的文字——说话的声音，在它“听”来，有一种不同于我们听的味道，它听到了小丽在村庄里走动时所听到的牛的叫声。它的听觉也不同于我们所采用的听觉，它甚至在动用它的舌头去倾听。它的舌头上便有整整一个宇宙的家园。啊，它的哭声，曾经从小丽的身上溢出来，仿佛一只要学会走路的陶罐摇摇摆摆，摆动着小小的地震。陶罐里溢出的清水，多么甜蜜。它所进行的内容有比我们所认为的人生内容更多的世界。小丽只知道自己有怀孕的体验，有怀孕的滋味，根本不可能去想更多的它所进行的旋律。小丽当初从自己的身上把它拿掉时，拿掉自己的一部分而怀有忧愁，她有着女人的伤痛啊！她本来可以把它生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的儿女，而她行走的人生使她不得不毁掉它，毁掉自己深处一个未曾打开的包裹。她有着双重伤痛——也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精神与肉体的痛都有。

小丽后来把自己第一次打胎的事讲给志玉听，讲述之时，她仿佛在回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自己只曾与过去的那个自己打打招呼。她的讲述灌进志玉的耳朵，从此志玉的身体里又多了一个虚无的婴儿的生活。他被迫接受了她的讲述中的婴儿，也必须完全接受。

志玉还了解到，多年以来，村子里的女人，她们中有一些曾堕过胎，堕胎意味着一些本来可以成为村庄里的人，却成为了一种虚构，成为了空气中的行走者。一个好端端活着的人，假设他是被堕胎掉的那个它，那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可惜我们的世界上没有假设的情景——假设就相当于一种梦的境界，或许我们所进行的人生，所进行的世界，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假设。

听一个女人讲述她的怀孕堕胎史，就在听她讲述一种庄重的旋律。在墓地的野草丛里，在墓地树下，志玉听她谈话，陶醉着。他不禁说道：哎，我要是有个女人，让她生儿育女，也真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小丽很善解人意，她说：会有的，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女人。志玉的脸上掠过一丝小得看不到的忧郁，他说：是吗？对的，世上又有几个人没有忧郁呢？只不过多少罢了。忧郁它不想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没命。疾病如人如动物如植物，要有地盘，才能活下来。它也在艰难谋生，找到人时，那种兴奋，精神抖擞，好比大丰收。医生要毁灭它的丰收，它就没饭吃，活不下去。

硬 皮

小丽的母亲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自从女儿嫁进村子里做了刘驰的老婆后，她也常来村子里。可刘驰不大喜欢她这个岳母，渐渐地，她来的次数直线下降。小丽嫁给刘驰时，刘家还没有完全暴富。刘驰不喜欢岳母的一个原因是岳母身上有硬皮病，村里把硬皮病叫蛇皮，症状为一个人的身上的皮肤如同牛皮纸的档案袋（麻布袋）一样。岳母静静地坐着时，她身上的皮肤使得她的形象仿佛是寺院里一个泥塑的佛像，很慈善的那种。母爱如佛。可刘驰偏偏不喜欢她，说岳母是活着的女兵马俑，特别强调说她不吉祥。即使岳母来到自己家中很勤快地干家务活，可他依旧把自己的脸色像丢垃圾一样丢给岳母。一天晚上，雨助波浪兴风作浪。岳母实在忍受不了女婿的脸色，流下泪水，两行波浪冲出眼睛，对女儿说：小丽，我回去了，妈妈有家能回。小丽劝阻：娘，外头下雨，天又黑，雨都成为了墨水，你怎么回家？小丽眼睛里下雨，心里的雨瘫在地上根本爬不起来，地上的泪就算爬起来，也还叫做泪。母亲就在她的泪水中冲到了夜色里（同时冲到了泪水中）。小丽的哭喊像根一样扎进了夜色。雨下在母亲的身体上，尤其下在皮肤上，下在（皮肤的）疾病上，

面条一样的雨下在娘的痛苦中。雨用面条的鞭子抽打着人。因为此事小丽的愤怒特别多，她与丈夫打了架，刘驰打了她，她打了刘驰。两个人的身体都有了伤痛。打架首先要对付一个人的皮肤，打在一个人身上，皮肤应战，皮肤纸张一样破了，皮肤有了破绽，血肉雀跃欢呼出来。自此，她母亲好几年没有来女婿家走动。小丽回娘家，也只带着孩子回去，丈夫老是孤单单地不与她们母子一同行动。

小丽不会感到娘身上皮肤病的恐怖——因为母女的感情太深。她经常买一些皮肤软膏给母亲涂涂抹抹，像在皮肤上作画，像那些画家搞体绘一样。很长时间过去，也没有什么效果，母亲的心却很晴朗——有女儿的关心嘛。小丽的儿子也经常关心外婆的疾病，用三岁的良心关爱外婆，小外孙用泥浆涂在外婆的身上，祈愿外婆的皮肤脱下疾病的衣裳，换上正常人的皮肤。外婆被他感动得要用泪水作墨汁，说：外孙子一点也不像他爸爸没心没肺。外孙子不在外婆家时，外婆时常思念小外孙。外婆忍不住把家中的鸡蛋鸭蛋提在篮子里，送到小外孙家里，她见了女婿，很少说话，但与小外孙有许多话要说。外婆嘴巴里冒出的话好比泉眼里冒出的一股股清泉，灌溉小外孙成长的耳朵。在村庄，一个孩子的心灵有一个重要的支流存入了外婆心灵的大海。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外婆的皮肤天生出一幅画卷，孩子的手触摸到外婆的皮肤，感觉到了画面上无形音乐的升起。

皮肤以巨大的画面禁止身体里不少画面外出，也说出了不少画面。皮肤一生病，也就说画面的一些内容病了，皮肤有自己的脸，其脸上江山沧桑。

志玉与小丽、夏医生都说起过小丽母亲的病。志玉对小丽说：你要夏医生治好你娘的病吧。小丽告诉他：夏医生早

就说过，他治不好我娘的皮肤病。夏医生有一次这么对他讲述——人有的病有些肯定治不好，从身上赶都赶不走，我只能治好那些能够赶走的病。医生就像牧羊人，把人身上的疾病赶羊一样赶走。

空调病

父亲发财后，刘驰用父亲刘再男给他的一笔钱到城里闯荡。天生不爱读书，读书就脑壳痛成一团糟的刘驰扔掉书本就迈进了做生意的门，做了几笔生意，都赚了钱。钱居然帮助一个不道德的人。经过对自己的审察，他自认为自己是天生做生意的，不是读书的。他在村小学读书的时候，小小年纪就专门和老师作对，还动手打过校长刘木福，他让村小学感到头痛，让校长的头有一股不小的压力。他把自己从书本的纸张上搬到钱的纸张上去，转移了一生的战场，以钞票为根据地。他洋洋得意说过他自己的名言：书的纸怎么能和钱的纸相比呢。赚了钱，他在城里住进了空调房。那些窗式空调仿佛蝉趴在窗口，在夏天，天热它不热，它一个劲地冷，专门唱反调。长时间住在空调房里的刘驰身上有了空调病，他不得不重视自己的身体，他重视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让肉体舒服一些。他听从医生的劝告，敞开了房子里的窗口，以便通风，有新鲜空气进来，每天有那么几个小时不用空调，甚至还到热烈的阳光下走一走，把自己的身体插墓碑一样插在阳光中，装绅士的模样都装不好。其人生恰如穿西装的墓碑。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发愁。其实疾病并不把人体当作很理想的家园，它迫不得已在这个家园现身，它有自己

的苦衷。可刘驰并不明白这些，他只觉得疾病很讨厌，下定决心迫不及待欲把病从身上赶走，就像赶他岳母娘一样。空调病好了以后，他决定做书生意，在省城，他成为了一个书商，专门印那些案例、情爱方面的大众书——有的是非法出版物，有的盗版，他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成了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他又说出了自己的一句很丑的名言：我是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而钱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村庄的冷热有一部温度的历史。好多好多年前，村里人都只摇着扇子，扇子把自己比喻成夏天一种跳舞的月亮（刀）。扇子扇了那么多年，人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电风扇来到了村庄，人们觉得手摇扇不好了毫不客气扔掉它风中单薄的身子骨。手摇扇要手进行具体劳动，手都成了扇子的仆人，而电风扇可以使人不劳而获地获得凉风。当年，村里并没有许多人家有电风扇，电风扇称得上稀奇物，有电风扇的人家并不多。有电风扇的人有一种所谓高于别的人家的身份。在夏日，邻居们到有电风扇的人家去爽一下，电风扇的主人一下子觉得脸上有了光，摆出优越感，那样子都神采奕奕。脸面很凉快。脸面似乎有了风一样大的地盘，有了面子。有的电风扇主人趾高气扬，摆脸色给邻居们看，邻居们在来了一次两次后，经不起电风扇主人的脸门板一样扑过来，就不再吹免费凉风，有的小孩不懂，在家中哭闹着要去吹电风扇，对电风扇充满了强烈的渴望。无奈中，他的父母就打他的耳光，耳光太重，哪里有风？耳光不能作扇子用，不要他去吹电风扇，意思是要争气，有志气，不要去讨人厌。那样电风扇也就被冷落，孤独地摇晃着如同吃了毒品摇头丸一样把自己摇成地震。汤理的儿子汤雅致因为跑到刘驰家里去吹电风扇，就挨过父亲的耳光。汤雅致，一个小孩，只图凉快，他哪里明白大人的事呢。他在刘驰家的电风扇下正吹着

梦一样的风，享受着吃肉味道一样的风时，进来了一个女邻居。女邻居笑嘻嘻地申请：刘驰，我来歇歇凉。很明显，她想用微笑打开局面，微笑如味精，放进他心里，心里有了味精，就有了味道，味道让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刘驰很热情，他求之不得：来吧。女邻居说：我已经来了。说话声刚落，她一下子就坐到了刘驰旁边——中间隔着汤雅致。小孩不解男女风情，不晓得刘驰风的动向。电风扇拼命摇出的风把女邻居薄薄的衣衫鼓吹得膨胀起来。由于运用了夸张手法，她那本来胖乎乎的奶子更显得放大镜放大了一样。这样，刘驰就有点按捺不住心中的火苗，火苗从儿童一下子长成一个大人，快速成长，速成啊。他心里就怪夹在中间的汤雅致不懂事。他还对汤雅致明明白白地暗示说：小孩子，电风扇吹久了会感冒。汤雅致根本就蒙在鼓里，不明白大人语气里的暗示，不知道那暗示要赶他走。他还振振有词气昂昂地说：我不怕着凉，要是我着凉了，我就更凉快了，凉快升级多好啊。这小子说话还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可把刘驰气得不行……他气得啪地一声把电风扇关掉。汤雅致闷闷不乐回到家中，欢迎他的只有父亲的耳光，再一次复习父亲的耳光，受到了教育。孩子的脸成了耳光的打击乐器。汤雅致挨了父亲的耳光后，那响亮的耳光声让他小小的脸一下子胖了许多。汤理对他训话：你要争气，好好读书，自己考大学，将来发了工资，就买电风扇，可以天天吹……待人好，热情的电风扇，它把凉爽吹进了别人的心里。多年以后成为一种记忆。后来电风扇在村子里普及了它那单调的身体。

村子里有了空调——刘再男家里就有了空调，用空调的人家还是少数，但没有出现一群人跑到有空调的人家去享受的情景，村子里的人始终认为空调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从此可以看出，村里人的空调人际关系比起电风扇的